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駿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劉天綸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四

宋 衛湜 撰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

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鄭氏曰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道著於四方其高厚曰以廣大也徵或為徹可一言而盡要在至誠也

為物不貳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也昭昭猶耿耿小明也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積小至大為至誠者亦如此乎振猶收也卷猶區也引詩者言天所以為天文王所以為文皆由行之無已為之不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

孔氏曰前欲明積漸先悠久後能博厚高明下言既能博厚高明又須行之長久謂至誠之德也天之與

地清濁二氣所分非是以小至大今以天地體大假言由小而來以譬至誠非實論也所引詩者周頌維天之命文也蓋曰以下是孔子之言

河南程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之如使可為雖有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伊川

問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有

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為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頤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而章是也伊川　又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聖人之心純亦不已純亦不已是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明道　又曰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又曰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為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亦須待他心熟便自然別

藍田吕氏曰實理不貳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閒故至誠無息非使之也機自動耳乃乾坤之

所以闔闢萬物之所以生育亘萬古無窮者也如使之則非實非實則有時而息矣久者日新無敝之謂也徵驗也悠遠長也天地運行而不息故四時變化而無敝日月相從而不已故晦朔生明而無敝此之謂不息則久四時變化而無敝故有生生之驗晦朔生明而無敝故有照臨之驗此之謂久則徵生生也照臨也茍日新而有徵則可以繼繼其長至於無窮矣此之謂徵則悠遠悠遠無窮者其積必多博者能

積衆狹厚者能積衆薄此之謂悠遠則博厚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之謂博厚則高明博厚則無物不能任也高明則無物不能冒也悠久則無時不能養也所謂配地配天無疆者以形而上者難明故以形而下者明之也配之為義非比類之謂也天道至著常以示人故萬象紛錯終古不變蓋已成而明者也故曰不見而章一闔一闢天機自然無作無息以生萬變蓋神而

化之者也故曰不動而變至誠不息日新無窮萬物之成積日之養而已蓋為物不貳者也故曰無為而成所以載物覆物成物者其能也所以章所以變所以成者其功也能非力之所任功非用而後有其勢自然不得不爾是皆至誠不貳而已此天地之道所以一言而盡也天地所以生物不測者至誠不貳者也天地所以成者積之無疆者也如使天地為物而貳則其行有息其積有限昭昭撮土之微將下同乎

衆物又焉有載物覆物成物之功哉雖天之大昭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已山之一卷水之一勺亦猶是矣其所以高明博厚神明不測者積之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為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與天地合德而至於聖然所以至於聖者充其良心德性純熟而後爾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指

人之良心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嶽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天之所以為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為聖不已其德而已其為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

建安游氏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無息無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顔子三

月不違仁是也不息則可久非日月至焉者也故曰不息則久久則根於心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故曰久則徵不息而有徵則其行將與天同運其立將與地同處故曰徵則悠遠夫如是則下與地同德上與天同道矣故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如地故能任天下之重是所以載物高明如天故能冐天下之道是所以覆物博厚而不久則載物之德墮矣高明而不久則覆物之道闕矣是則悠久者天地

所以成終成始也故所以成物誠至於此則非人為所能及也天德而已矣故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是不待見而章也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是不待動而變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無為而成也由此觀之天覆地載而聖人所以成天地之功者至誠而已故曰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此又申言天地之道可盡於一言也其為物不貳天地之德一也一則不已故覆載

萬物雕刻衆形而莫知其端也故曰生物不測聖人所以參天地而應無方亦若此而已博厚也高明也悠久也此不貳之實也至於昭昭之無窮則日月星辰繫焉撮土之廣厚則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此生物不測之驗也非特天地為然如山之廣大則寶藏興焉況載華嶽者乎水之不測則貨財殖焉況振河海者乎載物者猶然況覆物者乎故天地之所以為天地文王之所以為文王皆原於不已純者

不已之謂也然則一言而盡豈不信乎

延平楊氏曰誠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日月之運行寒暑之往來無終窮也非久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徵乎徵則悠遠言其久而不禦也故下云悠久無疆不言悠遠者蓋推本之也遠而不禦則其極也博博而無不容故其積也厚厚故高高則物莫能蔽也故明自不息積而至於博厚高明則覆載成物之

能事備矣其用則不可得而見也故以配天地無疆言之所以著明之也然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其為覆載成物之功則無二致焉故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所謂一言者誠而已互相明也精一而不貳故能生物不測不誠則無物矣天之無窮昭昭之積也地之廣厚撮土之積也山之廣大卷石之積也水之不測一勺之積也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而誠一言足以盡之不息之積也若夫擇

善而不能固執之若存若亡而欲與天地合德其可乎故又繼之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所以徵前說也

河東侯氏曰自鬼神之為德至時措之宜皆誠也至誠之道也以體言之則一也以用言之則合萬殊其事若不同者各有妙用存焉至於言誠則曰無息而已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息乾之剛健也惟其不息故能時乘六龍以御天御天當天運

也故能久久則四時行焉故徵徵則百物生焉徵信也驗也既徵則博厚高明悠久可馴致也博厚所以載物坤之德也高明所以覆物乾之道也悠久所以成物乾坤之功也悠久與悠遠不同悠久是二事博厚所以配地高明所以配天悠久所以無疆也配合也與孟子配義與道之配同天地陰陽二物也運動天地使之成物而不息者誠也故曰至誠無息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所以一

言而盡者誠也為物不貳無為而成不貳專也一也貳則非誠也誠本不可以有無言云無息與不息同也不息則或息矣至誠則未嘗息亦未嘗不息惟其至誠也然後有不息以下六字不誠安能不息哉無息非為誠言為息字設而所以形容誠也明道先生曰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此言極有理如此則可以言誠矣

又曰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者誠而已天之昭

昭誠而不息則覆物無窮地之撮土誠而不息則載物廣厚山之卷石誠而不息則興物廣大水之一勺誠而不息則生物不測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之不已誠也文王之誠純亦不已也純則無二無雜故亦無不已不已則無間斷先後此文王之天德也故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至誠無息者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悠遠博厚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配地配天言聖人與天地同體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

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也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天之昭昭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也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之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

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於乎不顯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

此章諸家之說最為繁雜如游楊無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何地位然後為無息耶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貳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踈矣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與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

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曰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已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

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㫖矣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故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端耳至謂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失也大抵聖賢之言内外精粗各有攸當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

之於内於其麤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其繁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逺學者不可不察也　高厚人之形體悠久人之元氣本以悠久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　又曰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

嵩山晁氏曰誠明之極配天地而一之也誠斯一也一斯誠也此蓋當云徵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高明則

悠遠考下文而不誣也夫言天地之體則高明博厚而足矣人之體乎天地之高明博厚則必待悠久以為之中也葢非悠久之中則其高明將隳博厚將蹶也博厚高明譬諸形體也悠久譬諸精神也曾子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意而已矣曾子所謂至者子思所謂悠久是也曰悠遠曰悠久其實同也夫不見不動無為者中也既章既變既成則亦中也此不貳

之道也說之

莆陽林氏曰物者事物之物今人做一件事徹頭徹尾若不是誠如何恁地做得此君子所以有貴於誠也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同意凡物之章著必顯見而後章今則不見而章物之變化必動而後變今則不動而變物之成遂必為而後成今則不為而成故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者惟實理而已天地之為物也正體不變純一而不雜也太極既判以來至於

今日正體未嘗變故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生生不窮之實理何嘗有間斷耶易曰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天地之貞體不變也貞體不變即所謂至誠無息也此其所以不貳也萬象森羅皆從一中出若得這一字則天清地寧以至聖人之道可默識而心通矣其生物不測如楊子所謂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淺矣惟其不可測度此所以博厚高明悠久也山水謂可積而

成天地何假於積哉蓋易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有太極便有兩儀四象八卦不是有兩儀方有四象四象方有八卦今繫易如此云云者蓋欲發揮古語使其辭暢故也故理義無害今欲說下文聖人非由一朝一夕之積故以天地山水為言是發揮古說者也文王之德之純至純亦不已云者以言聖人非由一朝一夕之積其所由來者久矣故亦無窮已也

涑水司馬氏曰一言而盡即爲物不貳也於穴隙之間窺天不過昭昭之多以手撮地不過撮土之多初陟山足不過卷石之多觀水之原不過一勺之多及窮其高厚究其幽遠然後知其遠大也猶聖賢盡誠於小善日新不已乃至於聖德也

海陵胡氏曰誠故無休息無休息故能久於其道能久於其道則其德著驗則可以施於久遠能施久遠則德業深固而博厚既博厚則功高明以博厚言之

則配地以高明言之則配天以悠久言之則可以傳之無窮施之罔極聖人能如此心不欲功之顯而自然章著身無所動作而民自然從上無所營為而治道自成皆至誠而然也物謂誠也天地以至誠純一不貳之德乃能生育萬物不可測量舉目而視天日之所見不過昭昭之多甚小也及究其無窮日月之所繫著萬物之所覆燾臨照無有遺者誠故也舉足而履地足之所著不過一撮土之多及究其廣大承

載華嶽而不重振起河海而不洩萬物皆承載而無
窮者誠故也於歎嗟之辭
高要譚氏曰人所以與天地並者至誠而已實理在
我已極其至則日用之間動靜語默此理常行乎其
間無有間斷是之謂至誠無息言誠之至者自然無
息也人欲求誠之至當自不息始既不息矣是以能
久而不窮既能久矣是以有徵而可驗所謂有徵而
可驗者如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等事皆輝

光發見煥然而不可揜也既有徵矣悠遠博厚高明有不期然而然者夫何故以其愈至而愈不息故愈博愈厚愈高愈明愈悠愈久而莫知其所終窮也博厚高明者人道成就之全體故能覆載萬物而配乎天地悠久者人道無窮之妙用故能曲成萬物而進乎無疆蓋人道至於高明博厚固無可與倫比者矣而不息之機猶亹亹不已如是又何加焉悠久之中自然顯出至神有不可測度者故不見而章不動而

變無為而成皆至神所為不可測度之事也自不息積而至此方見至誠無息之與天地並也人之所以克配天地者一本於誠之不息天地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者亦不出於此道而已故天地之道可以一言盡者其唯不貳乎不貳云者純始純一無有間斷之謂也唯其如是所以日進而不已昭昭一撮一卷一勺之多始雖甚微久久遂有覆載高深之體無足疑者如是而愈不已則神化不測之妙皆由此出也

故能覆能載則天地之體大能悠能久則天地之用神人之道至於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是其體之全也此乃大人之事若夫悠久無疆則其用進乎妙矣此乃聖神之事天地與人之道皆自至誠不息中得之無異理也故天之所以為天者以其命之不已如使其或已則所以覆物者有時而窮矣文王之所以為文者以其純一不已如使其或已則所以配天者亦有時而窮矣

吴興沈氏曰無息者至誠之本體不息者至誠之妙用不息則有常而不已故不息則久能久則立見參於前在輿則倚於衡故久則徵有徵則彌滿六合著見四極故徵則悠遠悠遠則積而在下者博厚也形而在上者高明也就天地間所高厚者配之則誠之博厚足以配地誠之高明足以配天天地猶有形也無疆則超天地之外無有畔岸惟悠久配之悠久蓋誠之本體也至此則復吾自然之誠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則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必然之理天地雖大不外乎此前既歷言誠之妙用未見夫誠者果何物也又指誠之真體以示人如曰誠之所以能覆物載物變化不窮者以其為物不貳而已天下之理惟不與物耦者然後能生生化化古人謂之凝獨者此也誠之為物精純虛一無作無息無始無終所謂不貳也惟其如是故生已生人生天生地始而終終而始運轉周流無有窮已夫是之謂

生物不測也前既言博厚高明悠久可以配天地至此又申言誠之所以為博厚高明悠久者自不息之積天地之所以博厚高明悠久者亦不息之積故詳言天地間不息之積以證吾至誠之亦如是也天以不息故其無窮也繫日星覆萬物地以不息故其廣厚也載華嶽振河海載萬物山自卷石不息故其廣大則生草木居禽獸興寶藏水自一勺不息故其不測也生魚龍殖貨財凡若是者皆積小至高積微至

明著不已之效也天地山川之積如此而聖人之不
已如是也故援詩以證不已即不息也不息即誠也
新定顧氏曰此章子思子之於道極其稱贊之辭也
夫有是理謂之至誠則至誠云者子思子所以名此
道也由是曰無息曰久曰徵曰悠遠曰博厚曰高明
皆稱贊之辭也夫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
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非謂其有次序必若彼而後能
若此也蓋謂之不息則固久矣久則固徵矣徵則固

悠遠悠遠則固博厚博厚則固髙明要之同為賛至誠之辭立文造辭不得不然而豈有次序者哉請嘗試論之至誠之道無聲無臭無方無體不可得而見也即其發形者而觀之天地之覆載日月之運行四時之推移萬物之化生機緘之運無須臾停則不息可見亘千古而無終窮則久可見此道顯然有心知者皆可識也則所謂徵也極宇内而無不在非有此疆爾界之限即所謂悠遠也俯而察之其下非有所

窮極則所謂博厚者也仰而觀之其上亦非有所窮極則所謂高明者也既曰博厚矣則萬物實此道之所載也故曰博厚所以載物也既曰高明矣則萬物實此道之所覆也故曰高明所以覆物也夫物之成也非必寸地尺天之所能成亦有待於悠遠而後能成非必一時一日之所能成亦有待於久而後能成故曰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云者人知地之為博厚而豈知此道之為博厚也哉故子思言此道之博厚與地

相配高明配天云者人知天之為高明而豈知此道之為高明也哉故子思言此道之高明與天相配配地配天云者猶大傳所謂與天地凖也要之地之博厚天之高明猶未足以喻此道之博厚高明也言其悠久而曰無疆則其無封域無終窮者抑可知矣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道者自然之理非有意於章而不能以不章非有意於變而不能以不變非有意於成而自爾成顯然昭著者章也循環代謝者變

也有功可指者成也是則章也變也成也皆此道之妙用自然而然豈若人之求見動有為而致之者哉

新定錢氏曰人見其章也而實不見也人見其變態萬狀也而實不動也人見其無所不成也而實未嘗有所為也舜受堯禪庶務衆職從頭整頓若不勝其繁矣而曰無為禹乘四載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若不勝其多事矣而曰行其所無事文王受命伐犬戎伐密須敗耆國伐邘伐崇而又作邑遷都若不

勝其擾擾矣而曰不識不知嗚呼此豈囿形泥象者所可知哉

江陵項氏曰此章言性者之道德無窮下章言教者之事業無窮久以時言悠遠以地言博厚以業言高明以德言歷時之久及物之遠故其業愈廣而德愈崇業廣德崇則愈能悠久始於悠久終於悠久此所謂至誠無息也無息者理也不息者人也無疆者如天地之無盡處無已時也　又曰不貳者博厚高明

悠久也不測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也
又曰章者始著於外變者漸入於人成則治道成矣
永康陳氏曰至誠無息運動不能自已也其為物不
貳則生物不測一故生生則烏可已昭昭無非天撮
土無非地卷石無非山一勺無非水一曲無非誠不
能積之均稟物也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
至誠所以無息子思發明詩人之意謂純亦不已以
明文王即天天與文王只是至誠不已便是無息

延平周氏曰言天地而復言山與水者天地之所結者莫大乎山而所融者莫大乎水故復言之以喻其悠久之道也山非無貨財以興寶藏為主水非無寶藏以殖貨財為主

錢塘于氏曰四條皆以今夫言之蓋指令人見天地山川其所多者若甚微而不知其實甚大於此以表天地之道誠為博厚高明悠久不可以其所見者之多而謂其止於此而已也天斯昭昭小明也若曰見

其小明者微也其大者不止是他皆類此

晉陵錢氏曰載物以天下為己任也覆物善惡無不容也成物久於其道而天下化之也悠久則配天之無疆其為物不貳謂誠生物不測謂博厚高明悠久此一節謂誠本成己乃所以成物昭昭之多戸牖間所見也六十四黍為圭四圭為撮撮以指撮取也華中華嶽四嶽也謂中華之地四嶽之山也振猶撼也雖振撼之水亦不洩卷猶塊也謂塊石卷孿然也寶

藏玉石之類勺飲器以挹取也黿如鼈而大鼉如魚而有四足蛟如龍而無角此一節以天地山川諭人之一言一行皆誠也所謂至誠惟在不已

臨川王氏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傳註以為文王之德非不顯也此固不然此言文王之德純粹不露人不可得而見如詩之遵養時晦易之內文明而外柔順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此皆言文王之守其德而不顯也此其所以為文王也純

亦不已者所以通上句言文王之所以為文王以其守之以至誠純而不窮已亦如天之高明不已也蓋周家惟文王受命作周積德無窮故詩曰周家世世修德莫若文王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陟降庭止在帝左右凡詩之美文王皆美其至誠不已也建安真氏曰純亦不已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之雜也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

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

嚴陵喻氏曰曰昭昭曰撮土曰卷石曰一勺指一端之小者以為言也曰無窮曰廣厚曰廣大曰不測舉全體之大者以為言也始言其小而終極其大姑以明其由不貳以致不測之旨非真謂天地山川必由積累而後盛大也讀者毋以辭害意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鄭氏曰育生也峻高大也凝猶成也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也廣大猶博厚也温讀如燖温之温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温其言足

以興謂興起在位也保安也

孔氏曰自大哉至不凝焉明聖人之道高大茍非至德其道不成洋洋謂道德充滿之貌優優充裕之貌周禮有三百六十官言三百舉成數耳儀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尊德性至崇禮明賢人學而至誠也左傳哀公十二年子貢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註云尋温也又有司徹云乃爇尸俎是熖為温也居上不驕而下明賢人學至誠之道中庸之行若國有

道則竭盡知謀其言足以興成其國若國無道則韜光潛默足以自容其身免於禍害所引詩大雅烝民之篇

河南程氏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又曰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　又曰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　又曰須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

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　又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　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横渠張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又曰不尊德性則問學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

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為一義上言重下語輕尊德性猶據於德德性須尊之道行也問問得者學行得者猶學問也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鹵莽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　又曰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曰自求於問學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

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多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又曰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　又曰溫故而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藍田呂氏曰禮儀威儀道也所以行之者德也小德可以任小道至德可以守至道故道不虚行必待人而後行故必有人而行然後可名之道也　又曰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貴乎此則所謂問學者不免乎口耳為人之事矣道之全體者廣大而已不先充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隘矣道之上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者同汙合俗矣温故知新將以進吾知也敦厚崇禮將以實吾行也知

崇禮卑至於成性則道義皆從此出矣居上而驕知上而不知下者也為下而倍知下而不知上者也國有道不知言之足興知藏而不知行者也國無道不知默之足容知行而不知藏者也是皆一偏之行不蹈乎時中惟明哲之人知上知下知行知藏此所以卒保其身者也

建安游氏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道之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言上際乎天下

蟠於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夫以三百三千之多儀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非他至誠而已矣　又曰懲忿窒慾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以道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其德性之體使無不該徧如卷石之山積之至於廣大如一勺之水

積之至於不測此致廣大也非盡精微則無以極深

而研幾也故繼之以盡精微致廣大而盡精微然後

能極高明始也未離乎方今則無方矣始也未離乎

體今則無體矣離形去知廓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

道中庸則無踐履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

繼之以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

之實德也其實非兩體也尊其德性而道問學人德

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地德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天德

也自人之天則上達矣而下學者不可以已也故温故而知新所以博學而詳説之也敦厚以崇禮所以守約而處中也約之之道舍禮何以哉以此居上則舜之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故不驕以此為下則孔子之乘田委吏各任其職而已故不倍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時措之之宜也豈干時犯分以蹈大禍哉

延平楊氏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無禮以範圍之則蕩然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茍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偽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茍非其人而梏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凝哉　又曰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致廣大而後能極高明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盡精微而後能擇中庸則固為入德之序也　又曰國

無道可以卷而懷之然後其默足以容此明哲保身之道非導養之有素其何能爾不然雖欲卷而懷之其可得乎　又曰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中為至夫中也者道之至微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謂之極蓋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賢知之過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為二致非知中庸也以謂聖人以高明處己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己

常過之待人常不及道終不明不行與不肖者無以異矣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

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繆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

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
學者宜盡心焉自尊德性至敦厚皆是德性上工夫
自道問學至崇禮皆是問學上工夫德性曰尊者把
做一件物事崇尚他問學曰道者只是行將去　諸
說程張備矣張子所論逐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
義故吕氏因之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
備爾游氏分别至道至德為得之惟優優大哉之說
為未善而以無方無體離形去知為極高明之意又

以人德地德天德為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高遠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為德而欲以凝夫道則甚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為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温故知新敦

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
然然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
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
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
而言故一句之内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
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
新也禮也道之小也遵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
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

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涑水司馬氏曰君子雖貴尚德性然必由學乃成聖賢德至廣大猶不敢忽細事智極高明不為已甚必為其中庸力學不倦至誠積德而折衷於禮

海陵胡氏曰禮儀禮之大經威儀曲禮也委曲繁細之威儀至德者至誠之德也德性善性也道由也崇尚也為下不倍者不巧言令色倍叛於聖道也有道

之世其言足以興起國家無道之世知幾識微全身遠害也

嵩山晁氏曰明道先生謂此一以貫之也思尊德性而必道問學問學斯德性也思致廣大而必盡精微精微斯廣大也思極高明而必道中庸中庸斯高明也思溫故而必知新知新斯溫故也思敦厚而必崇禮崇禮斯敦厚也德性猶悠久也廣大猶博厚也故二程先生及横渠先生說皆同近世謷學謂旣極高

明而反道中庸本乎中庸也分而為二事莫知誠之一致也

延平周氏曰至德中庸之人德至道高明之天道由天而為人者必歸乎中庸由人而入天者必始乎中庸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尊德性然後致廣大道問學然後盡精微致廣大然後極高盡精微然後極明高明既極矣而天下為難繼故俯而道乎中庸温故者月無忘其所能也知新者日知其所亡也温

故而知新者學也敦厚者言其美質也崇禮者言其
文也敦厚而崇禮者禮也方其為高明之天道則學
與禮乃為其成終者也方其為中庸之人道則學與
禮乃為其成始者也故其序如此能高明能中庸則
其於進退也知有義而於廢興也知有命惟其知有
義知有命則進而居上不驕窮而為下不倍國之有
道則知故其言足以興國之無道則愚故其默足以
容

新定顧氏曰有道而言君子所易無道而默君子所難故又舉詩之言明哲保身以申其旨夫以默容身疑於偷生然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為是明哲者之事也

晏氏曰洋洋乎大者聖人之道優優其大者天下之禮非有洋洋乎大之道者不能行優優其大之禮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謂禮待聖人而後行爾

高要譚氏曰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可謂至矣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未嘗少廢也禮儀三百無大不該威儀三千無細不盡皆聖人踐履實處非聖人純一不已則未免有所遺故必待其人然後行者指言惟聖人乃能行之不已也行之不已三百三千無不該盡是謂至德故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惟至德乃能成其道苟不至德則發育峻極之道安能堅凝乎大哉聖人之道也其踐履實處只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閒此文王所以

陟降在帝左右者也自尊德性以後皆連續用功終之以崇禮則禮者終身之所踐履也動容周旋皆中於禮乃為盛德之至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不該盡此則純亦不已之事也君子既進乎德盛之至則凡所踐履動與理俱出處語默無不適宜故以此處上則合乎天道之下濟故不驕以此處下則合乎地道之上承故不倍以此處有道之時則明乎陽長陰消之義故其進也言足以興以此處無道之世則察

乎陽消陰長之幾故其退也默足以容一身之閒而天地陰陽之理舉無違者以其本之先立故也詩所謂明哲保身豈非以本既先立而後能保其身耶

錢塘于氏曰前論聖人之道必歸於禮次論君子求聖人之道亦必歸於禮君子尊德性有若茫昧者矣未始無道問學之實致廣大有若浩渺者矣未始無盡精微之要極高明有若超出於無外者矣未始無道中庸之常以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是上達者之

事也君子猶且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盡心於下學之事猶未已也温故而知新其心愈小不自以爲窮神知化敦厚以崇禮其道愈降不自以爲超出無形以君子之求道一本於其實而不爲嶄絶崖異者如此學者其可不三復斯章有以見中庸之道誠非異端之所可共論也此章前後相爲表裏宜反覆玩味之

東萊吕氏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

于天而繼之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之道正是

如此若無理以行之便是釋氏

永康陳氏曰待其人者欲其實得之也茍非實德何

以爲德之至凝與我爲一也　又曰興如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容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

晉陵喻氏曰極高明而復道中庸異乎賢者之過乎

高而知者之過乎明者矣温故者念終始典於學也

知新者厥德修罔覺而日日新者也言足以興君子

之美也黙足以容君子之難也然有國有天下者其可使人黙而容哉此治亂之分也

莆田鄭氏曰性具天徳本與天地參惟人不學則自畀自小戕賊梏亡鮮有盡其性者使之以徳性為尊則學問不敢有廢唯知學問則廣大精微髙明中庸知新崇禮可以馴致也廣大無外性天等無外人蔽於小己之私則廣大者狹矣使力學以徹之則吾心與天地同其大道心唯微不探不得其賾竭知燭以

照之則可以極深而研幾窮神而知化矣知高明之中本有中庸人情事物本有程度尊卑大小本有品節離人而談天離中庸而談高明老釋之說也慕高明而亡凖的趣虛無而背繩墨喜希奇而厭日用流寂滅而事恠誕是故知者過於用知而愚者慣隨流俗中庸之德所以鮮能也通古今一理本無新亦無故在人以日聞者為新有新則有故矣習故常之道而我有所見知新者也聖人制禮使人道不偷豈至

薄者所能為故曰敦厚以崇禮禮所以裁天下萬物之中而古今通用即中庸也學至廣大精微而終不離於中庸者合內外貫精粗而不偏者也此所以為孔顔之學

晉陵錢氏曰反復言道之大也聖人古聖人也洋洋如水洋洋顯而可見也發育萬物高極于天言天地之閒無非此道優優然饒裕亦大矣哉在國曰禮儀亦曰經禮上所行也在人曰威儀亦曰曲禮下所習

也左氏春秋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三百言其多也三千言尤多也道雖大散於禮非人不行故言道者必曰聖人之道君子之道故曰舉古語也凝猶聚也周禮云至德以為道本道問學道中庸猶行也由也温習也習古者不知變敦厚者多任情故貴於知新而崇禮足以興興人之國也足以容自容其身若箕子為之奴以保其身不輕於死也此一節謂君子以身任道

宣城奚氏曰聖人之道至於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可謂大矣然此猶是形而上者未易以言語求也若乃形而下者如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則亦未易行也故必待其人而後行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能行是禮則至德在我而至道可凝矣何者本末一理也體用一源也洒埽應對即精義妙道之所寓形而下者即形而上者存焉德之未至而曰有得於道吾恐其無實也故君子之於道尊德性

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可謂博約兩全知行互進超然有日新之功矣而猶且敦厚以崇禮蓋不如是則無以凝至道也夫德性固不可以不尊也非道問學則德性何由而明致廣大極高明所以尊德性也於廣大之中而盡精微於高明之中而道中庸則問學之功也以吾平日之所問學踐履者反覆紬繹之而又知所未知焉則溫故而知新矣君子之心猶慮夫晚高而遺下忽

小以遺大也既崇禮而且加之以篤厚焉於以見古人務學之實如此欲觀吾夫子者觀諸鄉黨一書則其敦厚崇禮之氣象可以見其為學矣彼以禮為聖人之為忠信之薄者烏足以語此

雲川倪氏曰前章言自小而大自微而著此則既極其至又加以學大而不遺其細也著而反求其微學無止法也温故知新者博之以文也敦厚崇禮者約之以禮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騄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劉天綸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五

宋 衛湜 撰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鄭氏曰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文書名也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今天下孔子謂其時雖有其位以下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也不足徵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

孔氏曰自愚而好自用至禮樂焉以上論聖人學誠或語或默以保其身孔子因自明以此之故不敢專制禮樂也車同軌覆上不制度書同文覆上不考文

自吾說夏禮以下爲上文言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夏殷不足可從所以獨從周禮之意

藍田呂氏曰無徳爲愚無位爲賤有位無徳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徳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裁之道也故王天下有三重焉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必同倫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必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必同文唯王天下者行

之諸侯有所不與也故國無異政家不殊俗蓋有以一之也如此則寡過矣

延平楊氏曰愚無德也而好自用賤無位也而好自專居今之世無德無位而反古以有為皆取裁之道明哲不為也故繼之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蓋禮樂制度考文必自天子出所以定民志一天下之習也變禮易樂則有殊焉況敢妄作乎有其位則可以作矣然不知禮樂之情則雖作而不足為法

於天下矣故有其位無其德亦不敢作也况無其位乎

建安游氏曰愚而好自用非其言足以興也賤而好自專非其黙足以容也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以有義也何自用之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以有命也何自專之有生乎今之世則無得位之理乃欲復古之道是干義是犯分也故烖及其身義理所以正天下之行制度所以定天下

之器考文所以一天下之道今天下車同軌則度無所事制矣書同文則文無所事考矣行同倫則禮無所事議矣況其位非天子乎孔子於衛先正名於魯先簿正祭器使孔子而得志於天下則其制作必有先後緩急之序矣

河東侯氏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明三代之禮皆可沿革也宋杞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禮今用之則吾從

周此孔子之時中也顔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沿革之大旨也通天下等百世不弊之法也使孔子而有位焉其獨守周之文而不損益乎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反復也孔子之言子思引之非天子不議禮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

也末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唯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邪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争雄不能相上下及六國之末亡猶未能更姓改物而定

天下於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内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

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隉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内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喻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内分裂而猶得不變也必至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

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

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涑水司馬氏曰愚而好自用謂無德而作禮樂者也

賤而好自專謂無位而作禮樂者也此無德無位之

人生今之世強欲反古之道必不為今人所容故烖

必及其身文謂聲名文物軌謂轍閒之廣文六書之

體倫善惡之理徵謂求訪引證殷人差近宋人宋人

雖不足徵而散落差少故曰有宋存焉周禮今所用

其文最備故吾從周

海陵胡氏曰禮樂自天子出非天子不可議禮度法度也律度量衡之事皆是非天子不可制之文者文教之令考成也文教非天子不可成

延平周氏曰愚言其性賤言其分上以道揆故議禮以順其時制度以齊其政考文以一其道若修五禮同律度量衡論書名者是也下以法守故於禮也執之而已於度也謹之而已於文也守之而已此先王

之盛時所以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者也春秋之衰世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猶有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者蓋其理出於性命而本在於人心者雖虐政不能泯又況先王之遺風流澤猶或有未息者哉位非天子則禮樂非所主德非聖人則禮樂非所知唯其位為天子德為聖人者然後可以作禮樂也傳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此反謂吾學殷禮有宋存焉何也夫

以公而責之詳則二國皆不足徵以恕而責之畧則彼善於此者有之春秋之法書宋公而未嘗書杞公者亦以此歟傳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而此反謂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何也蓋從野人所以矯弊而用周禮所以尚文唯其能矯弊而又能尚文此聖人所以不為一曲之論也

兼山郭氏曰時為大順次之自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聖人在下不當時命者舉皆然也是以君子

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上則有時王之制下則有國之成俗故也周公聖人之在上故禮樂無所讓孔子聖人之在下故時命有所不得為况愚而自用賤而自專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者乎孔子作春秋必書王正月意者天下無王則禮樂制度綱紀文章或幾乎息矣王正月無非從周之義也

范陽張氏曰苟無其位禮未當道度未合法文未從

宜非吾之職也吾其如之何哉夫子雖灼見當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然不在相位不得相周天子以制作徒有其德而已豈敢自用自專亂天子之法以取裁禍乎

莆陽林氏曰文籍典議朝廷之所以紀綱天下非天子則不得考文雖然窮而在下者固當著述傳之來世考文亦何害何必須天子方考文乎蓋考文最是天子一件事仲尼嘗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又

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以仲尼之修春秋但因魯史也述而不作未嘗考文以此愈知非天子不得考文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之於天下以道揆者也故禮必議之而後行度必制之而後頒文必考之而後達夫然後朝信道而無異禮工信度而無異度史信書而無異文此天下所以如出乎一家中國所以如出乎一人也今天下車同軌工非不信度也書同文史非不

信書也行同倫朝非不信道也然而禮樂不達乎天下者德位不並無以知禮樂之情故也
晉陵錢氏曰杞夏後也宋殷後也杞微故不足徵宋在春秋時猶為大國故欲求徵而已乃知其不足徵耳今用之謂周禮今方施用不得不從也桼論語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又禮運篇云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

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三者不同當是先後言之葢夫子欲兼三代酌文質之中而不能自專故曰吾從周

蔡氏曰夏禮殷禮當孔子時所謂雖善無徵者也

長樂劉氏曰今天下車同軌者古者天子公侯伯子男士庶人宗廟宮室車旗冠冕衣裳器用城邑井賦自貴逮賤皆有等降居其位守其制不敢踰也上而陵下謂之偪下而陵上謂之僭故制度行而天下莫

敢縱其情則五材之用足於天下矣今孔子之時天下之車乃器物之顯而用乎外者也貴賤同其軌法無等降焉則僭偪公行而制度之道亂矣書同文者古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號令臣民俾遵乎大中無敢過與不及也是以君出號令以首政教而公侯伯子男奉而行之所以承流宣化齊天下之不齊一天下之不一故典謨誥誓之文非貴為天子不可得以專之也今孔子之時夷狄稱王子男稱公天子醜

於諸侯典謨誓誥之文得以行於小國故曰書同文也行同倫者古者天子祭天地七廟公侯祭境内山川五廟則其下者遞以等降莫不隨其位以行其禮也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性與道雖同禮與位必異則其行也不可得以貴賤同倫矣今季氏陪臣也而旅於泰山三家卿廟也而以雍徹臣道失其位而中失其措人亂其倫可知也孔子傷其時之如是又歎時之天子雖有其位而無其德不可以作

禮樂焉已雖有其德而見棄於時又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焉天時自然德位相背非聖人無意於生靈也既不得救於其時乃將從周之禮述而明之於後世以俟聖王而興之也

新安顧氏曰此章言君子之行有攸當也夫德有大小位有尊卑以大德而履尊位宰制自我裁成自我則曰禮樂曰法度曰文章經綸圖回與時變通可也德之與位一有闕焉而有意於斯非安則僭矣故謂

之愚則無德者也謂之賤則無位者也若是而曰自
用自專以今之人變古之道則裁且必及其身矣何
則有位無德輕於改作天下之心將有所不厭人心
一揺危亡且至非裁及其身者乎有德無位敢於改
作在上者之所不平刑戮將至非裁及其身者乎是
以聖人謂夫禮節之可損可益固所當議也法度之
或得或失固所當制也文章之有是有非固所當考
也然是三者皆天子之任也今之天下周之天下也

四海一統則車同軌矣詩書之訓家傳人誦則書同文矣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則行同倫矣此文武周公之所建置者也使上之人而能持循也則治平自可致使下之人而能持循也則德行自可成何必他求哉聖人之作春秋也期望時王惟曰守文王之法度語門弟子一則曰吾從周二則曰吾從周謂夫君子之行所宜爾也雖然有位而無德當盡夫己之所為有德而無位當聽夫天之所為蓋己之所為者性也

天之所為者命也性之盡則居位而改作若帝王禮樂不相沿襲而不為妄命之聽則若大舜有天子之薦周公相成王之治有所改作而不為僭斯又夫子言外之意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鄭氏曰三重三王之禮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

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射厭也永長也

孔氏曰君子行道必須本於身達諸天地質諸鬼神使為天下後世法孔子徵自明己之意也案檀弓曰令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法於殷令云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魯與諸侯皆用之孔子身之所行雜用殷禮也三重謂夏殷周三王之禮其事尊重若能行之寡少於過也君子之道本諸身謂行道

先從身起徵諸庶民者徵驗也謂立身行善使有徵驗於庶民也建諸天地建達也不悖謂與天地合所引詩周頌振鷺之篇言微子之德在彼宋國民無惡之在此來朝人無厭倦故庶幾夙夜以長永終竟美譽君子之德亦如此故引以結之

河南程氏曰三重即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各立一箇大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伊川　又曰三重言三王所重之事上焉者三王以上三皇已

遠之事故無證下焉者非三王之道如諸侯伯者之事故民不尊伊川 又曰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

藍田呂氏曰徵謂驗於民尊謂稽於古上焉者謂上達之事如性命道德之本不驗之於民之行事則徒言而近於荒唐下焉者謂下達之事如形名度數之

末隨時變易無所稽考則臆見而出於穿鑿二者皆無以取信於民是以民無所適從故君子之道必無所不合而後已有所不合偽也非誠也故於身於民於古於天地於鬼神於後無所不合是所謂誠也非偽也物我古今天人之所同然者也如是則其動也行也言也不為天下之法則者未之有也此天下所以有望不厭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三重說見前章

建安游氏曰夏禮杞不足徵殷禮有宋存焉周禮今

用之蓋去當世滋遠則文獻益不足徵也況三代而上乎故王天下有三重而已三重者三代之禮也禮者王天下之道莫重焉故聖王重之上焉者五帝之禮其事不可考而無以示民下焉者五霸之功其道不足稱而無以動民是以聖人稽古之禮不過三王而師古之道上及五帝若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雖百世聖人不能易也如其損益之禮止言夏殷周而已然五帝之道至堯舜而明三千之

禮至文王而備此經所以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全體不偏之謂中利用不窮之謂庸此三極之道萬世不可易之理也以此修身則有本以此施之庶人則有徵三王者推此道以盡制也天地者體此道以成物也故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鬼神者主此道以應物也聖人者守此道以盡倫也故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由明則為天地由幽則為鬼神故建諸天地而不悖則質諸

鬼神而無疑矣由前則為三王由後則為百世之聖故考諸三王而不繆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三王以業言也故稱不繆天地以性言也故稱不疑聖人以德言也故稱不惑鬼神與天地同德故質之不疑為知天聖人與人為徒故俟之不惑為知人天人之道至矣則動而為道行而為法言而為則不獨可以行於一方固可以善天下不獨可以行於一時固可以傳後世遠者慕之近者懷之盛德之實著矣令

聞安所逃哉

河東侯氏曰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三王之法各有可重者如子丑寅之更建忠質文之迭尚損益而得中所以寡過也過此則上焉者三代而上逺而難考故雖善無徵無徵則不信不信民所以弗從也下焉者三代而下雜霸茍且之政不根乎道故雖善不尊不尊則不信不信民所以弗從也君子之道可行於天下者不過近取諸身而已故子思又以切近之道明

之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皆吾生之固有性之自然推吾之固有性之自然驗諸庶民亦與吾之心同然又考諸三王以參之考諸三王而不繆則中庸之道至矣又建諸天地以自試焉建諸天地而不悖則與鬼神合其吉凶矣又何疑焉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天之心即吾之心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前聖人之道後聖人之道是也天也人也無他理也是

理也惟聖人能盡之故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道也法也則也非吾一己之私天下之道天下之行天下之言吾由之而不悖爾所以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庶幾夙夜無終食之間違仁君子終日乾乾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殷之禮雖善而

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故君子之道以下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所謂未有不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註然於文義皆不通
唯吕氏一說為得之耳至於上下焉者則吕氏亦失
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為是矛盾也曰然則
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為一說且又
安知下焉者之不為霸者事邪曰以王天下者而言
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
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
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

與其己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至遠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説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涑水司馬氏曰三王之禮王天下者所宜重也上於三王者謂高論之士稱引太古以欺惑愚人然無驗於今故民莫肯信而從也下於三王者謂卑論之士趨時徇俗茍求近功然不為人所尊尚故民亦莫肯信而從也惟中庸之道內本於身而可行外施於民而有驗前考於三王不差毫釐後質於來聖若合符契大則能配天地之高厚幽則能合鬼神之吉凶知天者窮性命之精微知人者盡仁義之極致如此故

天下法而效之慕而愛之生榮死哀令聞長世也

海陵胡氏曰上焉者天子居天下之上諸侯居一國之上卿大夫居一邑之上下焉者諸侯卿大夫居天子之下考稽也知天者天地鬼神之道不過生成以聖人之德質之而無疑是知天之道也知人者君子之道百世相俟而不惑是知人也

永嘉薛氏曰三重三節也上焉不可使知之者也下焉日用而不知者也故君子用其中必本於修身本

諸身徵諸庶民匹夫匹婦皆可與知之上無太高下無太瀆百姓心悅誠服知所徵信則敬而從之所以適道也天地鬼神先聖後聖其道一而已矣莫不以人為本知天知人不過内外之合而已民有所徵而能信無思不服不可得而遠近吾修道之教也見譽有由矣外是而求譽非永終譽者也

臨川王氏曰傳註之學多謂三重接上下之意此甚不然蓋言王天下之事者有三最重有此三者則可

以寡過矣何為三重下文徵信民從是矣上焉者居富貴之地雖有善當必有徵驗於民無徵驗不足為信矣既已不信則天下之民安能服從哉國不從矣三重者言有徵而可信可信而民從是也下焉者居貧賤之位者也既居貧賤雖有善亦當不失其自重之道可也尊者如上文尊德性尊其性之所自得而重其所為也雖有善不自致其尊且重則不信於外不信則民弗從矣居上而必欲有徵者乃是達則兼

善天下也居下而必欲尊者乃是窮則獨善其身也

嵩山晁氏曰孔子思教之行也或說或學或不足徵或有存或用之遠近之勢然也中也天下萬變有是三重而寡過為要也寡過則中也唯中則有徵而且尊也上焉者過之也蕩而無徵下焉者不及也屑而不尊雖善而民不信從之也

延平周氏曰人不能無過王天下之所以寡過者以其有三重焉所為三重者有善於已而後有以徵於

人有以徵於人而後人信之此上焉者雖遠於民而民必從之也有善於己而後有以尊於人有以尊於人而後人信之此下焉者雖近於民而民必從之也然必於上焉者言徵而於下焉者言尊何也蓋上焉者入而為天道則患乎迂濶而無徵下焉者出而為守道則患乎褻近而不尊則不足以言故稱法法不足以言故稱道所謂動者非言非行而有以見於吾身者皆動也法詳而則略必於行為詳而於言為略

者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也唯其世為道而世為法則故遠於己者有望而近於己者不厭夫然後有天下之譽然為君子者果有志於天下之譽邪蓋無名者聖人所以入而處己者也名譽以崇之者聖人所以出而待人者也

莆陽林氏曰君子之道須從身上做去便有本領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此一箇道理在吾身間最是好如何知得當處但驗諸庶民可知驗諸庶民見

天下熙熙皡皡如在春風醇酎之中道德一風俗同人情皆無有差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謂建立乎天地之中而此理不悖逆也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葢幽明無殊塗明而為人幽而為鬼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其實一理今以此道質之天神地示人鬼而無可疑者則其當時可知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謂千百世而下雖有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兼山郭氏曰上章審禮之時此章言稽古之治所謂三重者言三王之至重也盖時更三代政歷三王有以見王道之大備也然而不能無過與不及之差則在所損益者也孔子酌三王之道明三王之制觀其告顔子亦曰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盖可見矣上焉者出於三代之前故逺而無徵下焉者出於三代之後故近而不尊必也本諸身徵諸庶民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舍此道何以哉

高要譚氏曰化民之道則當本之於身彼上焉者專言道德雖善矣然微妙而無徵下焉者專言刑政雖善矣然卑陋而不尊是二者皆不足以示信於民而民弗從焉唯君子之道一本於身蓋身者實理之所在而仁義禮知所從出也求之在我既有可言之實驗之於民則亦天下之所同然自堯舜三代以來未有舍是而能化天下者故考諸三王爲不繆也是道之大可與天地並立故建諸天地爲不悖也是道出

於天命之性其理為不欺故質諸鬼神為無疑也是道前聖之所共傳後聖之所當用以人治人古今一理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晏氏曰觀太史公之論夏之政尚忠忠之敝小人以野則不能無過矣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則不能無過矣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則不能無過矣又當救之以忠是三重之道皆不免有過唯寡而已上焉者過乎忠質文者鴻荒之世

聖人惡之故雖善無徵有所不可從矣下焉者不及乎忠質文者也所謂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故雖善不尊有所不足從矣然則可從者其三重乎君子之道不特信於既往亦信於將來以知人之所為無以異乎己也不特信於在明亦信於在幽以知天之所為無以異乎人也蓋知己則知人知人則知天此所以先言本諸身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聖賢以有名譽為貴名譽以蚤為

貴名譽蚤則人信之也蚤人信之也蚤則其化民成俗也易為力矣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毀譽信如舜之側微年方三十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而人之從之也如歸市此所謂蚤有名譽於天下者也及至後世人之如舜者亦未易得也故名譽難致而有名譽者或失之不公而毀之繫於人者始輕矣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以此觀之古之聖賢亦以名譽為貴

晉陵錢氏曰重猶難也於三者重難之不敢輕也上焉者三王之前也如夫子所聞雖有善政而制度不存無以為徵下焉者三王之後也如春秋所襃雖有善事而令聞不彰非人所尊二者民不信從故必中考之三王此謂聖人之在上者可以有為矣猶審於古不敢輕用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民然後考諸三王建諸天地則於三王亦不敢輕知天知天理之同知人知人心之同有望人嚮之不厭人愛之不如此

而蚤有譽則一時之名不足以傳萬世君子不為也此一節謂君子之道不敢自用而監於先王故能傳之後世

蔡氏曰三重謂有德有位與徵諸庶民三者上焉者有其位而無其德不能證諸庶民也下焉者有其德而無其位不得證諸庶民也蓋有位有德又能證諸庶民三者皆備然後可以王天下而寡過故曰三重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則有備乎三重者矣故

可以考三王而不繆以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金華邵氏曰鬼神至幽也何所質而無疑百世聖人

未來也何所以而不惑蓋鬼神之理即天之理吾能

知天則知無疑於鬼神百世聖人即人之理知人則

知不惑於聖人此又一貫之妙也

新定顧氏曰此章言君子之道必出於中庸不容過

亦不容不及也以王天下者言之其所歸重必在三

王於兹取法心無他適藉曰有過亦云寡矣何則三

王之道本於中庸惟三王之為重宜其過之寡也否則上焉者賢知之過於中庸者也考其所行未必無善惟其可行於一身不可行於天下則是無證驗於衆人無證驗於衆人人所不信其誰從之下焉者愚不肖之不及於中庸者也考其所行亦未必無善惟其可行於一身不可行於天下則是不見尊於衆人人所不信又誰從之是以君子監觀乎此惟道中庸本之於身證之於庶民察諸三王而無差謬立諸天

地而無悖逆正諸鬼神而無所疑百世以待聖人而無所惑中庸一理貫通無間己之與人天地之與鬼神前聖之與後聖斷斷乎必出諸此不容有所增也亦不容有所損也夫是之謂中庸子思子深欲發明此理一定天人攸同重言質諸鬼神而無疑由於知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由於知人蓋君子聰明睿知知天知人夫然故惟中庸之爲依夫惟其依乎中庸也故以鬼神處乎幽隱宜有間於顯明者也而曾

無疑貳百世聖人處乎未來宜有間於今日者也而曾無惑亂則以中庸之理貫通焉而已矣自君子之中庸也是以其動不期於為天下道也而不能不為之道其行不期於為天下法也而不能不為之法其言不期於為天下則也而不能不為之則遠之有望近之不厭皆不期而自致有如詩人之言彼無惡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良以是爾子思推言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詩人之言永終譽要

之於後之無窮也子思子言如此而蚤有譽反之於其初之有自也

晉陵喻氏曰必以蚤有譽為言者蓋所以激勸學者不爾則忘毀譽亦非中道也猶言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此聖人制行不以己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鄭氏曰律述也幬亦覆也

孔氏曰此一節子思申明夫子之德與天地相似祖始也憲法也章明也襲因也

河南程氏曰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卻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則憂象喜則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饑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卻救

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伊川 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君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如俗言敦本之意伊川 又曰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合德伊川

横渠張氏曰接物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更須大體上求尋也 又曰大德敦化仁知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

可也

藍田呂氏曰此言仲尼辟夫天地之大也其博厚足以任天下其高明足以冒天下其化循環而無窮達消息之理也其用照鑒而不已達晝夜之道也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並育而不相害之理也貴貴尊賢賞功罰罪各當其理並行不相悖之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小德之所以川流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大德所以敦化也　一本云祖述者推

本其意憲章者循守其法川流者如百川派別敦化者如天地一氣　又曰五行之氣紛錯於太虛之中並行而不相悖也然一物之感無不具有五行之氣特多寡不常爾一人之身亦無不具有五行之德故百理差殊亦並行而不相悖

建安游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體元而亨利物而貞一喜一怒通於四時

夫是之謂律天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使四方之民各安其常各成其性夫是之謂襲水土上律天時則天道之至教修下襲水土則地理之異宜全矣故博厚配地無不持載高明配天無不覆幬變通如四時之錯行照臨如日月之代明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動者植者皆裕如也是謂並育而不相害或進或止或久或速無可無不可是謂並行而不悖動以利物者知也故曰小德川流靜以裕物者仁

也故曰大德敦化言川流則知敦化者仁之體言敦
化則知川流者知之用
河東侯氏曰自吾說夏禮杞不足徵至此皆言仲尼
之事仲尼不有天下修此道以傳天下後世能永終
譽者也故繼之曰仲尼祖述堯舜堯舜之道天理中
庸也道不為堯桀存亡非出於堯舜者也堯舜能由
之爾仲尼亦由此道順此理無加損焉故曰祖述堯
舜祖猶因也述猶仍也因仍其道而不作也述與述

而不作之述同憲章文武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法度猶未大備也故曰祖述文武之道堯舜之道也法度章禮樂備有儀可象有物可則故曰憲章上律天時則天明也下襲水土因地利也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其廣大也如四時之錯行其變通也如日月之代明其不息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從容中道也顏子見其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也小德川流其日用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

也大德敦化其存主處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是也此孔子之所以為大也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之學自率性之謂道至天地之所以為大也馴而致之耳聖人雖生而知之然好古敏以求之之心未嘗無也其間參差不齊小大抑揚或進或退或久或速事雖不同其於時中則無異也猶乾之諸爻或潛或見或躍或飛反復進退皆期於道則一也易曰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唯聖人乎者孔子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萬物所以並育而不相害也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天地之所以大仲尼之德也傳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仲尼則之也

延平楊氏曰堯舜道之大成也文武蓋聞而知之者故於堯舜則祖述之以其道之所從出也其文至周而大備故於文武則憲章之憲法也章章之也用之

吾從周是也上律天時則天明也下襲水土因地利也故能與天地之大相似也自萬物並育至大德敦化則與天地一矣故不曰仲尼之大而曰天地之所以為大蓋聖人與天地一體也論聖人以明天地之道言天地以見聖人之德無二致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三十章言天道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如天

地如四時如日月言聖人之德錯猶迭也悖猶背也
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
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
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
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
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
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或問小德大德之說
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

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所謂兼内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行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

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筴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歉於是哉

涑水司馬氏曰祖猶宗也本也水土者地也小德川流者言其順序易行晝夜不息也大德敦化者言不

肅而成不言而喻也
永嘉薛氏曰天地之大誠而不已者也仲尼遠繼前
聖合德二儀博厚高明體物無迹大小咸德體合萬
殊小者如水之流通異行而俱入於海大者如物之
自化不可見而未始踰閑天德之至所以為夫子哉
兼山郭氏曰祖其道而述之憲其道而章之天地之
所以為大者以其無不覆也無不載也四時之錯行
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也孔子之所以為大者以其如天地四時日月之運小德川流大德之敦化也小德川流言其用之沛然莫禦也大德敦化言其體之寂然不動也非德之大小顧其為體用者如此是以異夫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者也

廣安游氏曰凡後世之法度禮樂皆由堯舜而來而其為法章明於後世則莫盛於文武之時所以於堯舜言祖述於文武言憲章也考之於春秋以堯舜之

道撥大亂反之正此其祖述憲章者也春秋具四時及災異之事此其上律天時者也春秋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此其下襲水土者也非特春秋然也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無不然也持載覆幬言其道所包之廣大也錯行代明以至川流敦化言其道之通變而泛應曲當也

延平周氏曰帝道成於堯舜王道備於文武帝道辟則神也故孔子祖述之而已王道辟則明也故孔子

憲章之也律天時所以興天下之大順因水土所以致天下之大利有大順則天人所以和有大利則天人所以同和同天人之際而無間者孔子也唯其與天人無間故言其廣大則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言其變通則如四時之錯行言其能微能顯則如日月之代明天地之育其物則與之並育而不相害天地之行其道則與之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則出入可也故川流所謂川流者合所謂敦化萬殊而歸

乎一也大德則不踰閑故敦化者如行葦之詩是也
所謂化者如汝墳之詩是也至乎並育而不相害並
行而不相悖則極矣而又能有小德川流有小德則
已矣而又能有大德敦化蓋能崇能卑能粗能精者
乃其聖也然終必曰天地之所以為大者言天地之
為大則天地也天地之所以為大則孔子也此孔子
所以為成能者
嵩山晁氏曰仲尼之所以為仲尼者中庸也誠明兩

盡而道教行也觀天地於仲尼則足矣

莆陽林氏曰自鴻荒茫昧之時道即在人日用飲食之間無人摘出道之大原堯舜始發之仲尼祖述之者述其道統所自出也憲章文武者謂夫子去文武之世爲甚近文武之道夫子躬行憲法之於身昭昭然常章著也律天時謂隨時出處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非律天時安能如此襲水土謂五方之俗皆能諳識當時之齊之楚之宋之衛非襲

水土何以如此如四時之錯行者夫子之時也如焚石爍金之時一陰之所生固陰沍寒之時一陽之所生陰中生陽陽中生陰此之謂錯行也如日月之代明者夫子之道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此之謂代明也

馬氏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體人道也上律天時體天道也下襲水土體地道也人道成於堯舜備於文武故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亦憲章之盖堯舜

帝道之盛者也文武王道之備者也天之變通在於時故於時則上律之地之發育在於水土故於水土則下襲之律言其所法也襲言其因之也天地人之道備於我故辟如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言其體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言其用也天地之育萬物孔子與之並育而不相害天地之行道孔子與之並行而不相悖此孔子之道其妙至於神而不可測泯然與天地為一體矣小德出而成物則如川

之流大德體而成已其妙至於敦化

莆陽鄭氏曰萬物散殊於天地之間而一理行乎其中如雨露之施而山川草木隨其霑足如春風之蕩而根芽小大遂其生成聖人之道泛應曲當隨事而宜隨用而周亦猶是也豈有並育而相害並行而相悖邪若夫此通而彼礙則相害相悖矣中庸之道豈如是哉一氣分而萬殊乾坤散而六十四卦德豈有小大以分而萬也則曰小德以總而一也則曰大德

坎一水也而百川異流道一本也而萬用隨適聖人敦化之道知其一而天下之事畢矣

臨川王氏曰中庸論道欲合天人一精粗使學者知精之由於粗天之始於人則用力而不爲誕矣故由夫婦之與知而極之於聖人之所不知致曲之誠而極之於聖人之能化故以仲尼之事實之亦以其始之稽前聖法天地而後至於與天地相似由與天地相似而化遂至於與天地爲一嘗觀孔子之道至於

從心之妙而本之於十五之志學性與天道之不可聞而本之於日用之文章子思言道則極於變化之誠而其本自致曲之誠孟子言道則由仁之於父子而至於聖人之於天道由可欲之善而至於不可知之神君子之教人將使人之皆可爲也必使之由易以至難而皆有用力之地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於聖人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至難者與其至易者無異也

長樂陳氏曰道原出於堯舜祖述者以為宗主也禮法備乎文武憲章者以為準度也變通莫大乎四時律之者法之也生養莫大乎水土襲之者充之也故如天地之覆載即前所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即前所謂悠久無疆物並育道並行川流敦化即前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此天地所以為大即前所謂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而仲尼得之不曰仲尼而曰天地者仲

尼其天地歟

雲川倪氏曰祖始也述者述而不作之述於堯舜曰祖述者書之斷自唐虞是也憲法也章文章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是也上律天時律法也作春秋而先春後秋是也襲水土襲因也重也述職方以除九邱是也持載如坤之厚德載物也覆物如天之徧覆無所不及也季札美舜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是夫子之德與舜同矣易曰與四時合

其序合其體也此曰錯行合其用也易曰與日月合其明合其體也此曰代明合其用也

范陽張氏曰不曰夫子而曰此天地所以為大意謂夫子没矣不可得而見也觀諸天地其亦庶幾乎

晉陵錢氏曰律襲言與天地無所違異幬冒也地有方使物不流能載使物不陷故謂之持載天覆物之上冒其四表故謂之覆幬四時錯行言其道時中日月代明言其德日新並育不相害物以異而和並行

不相悖道以異而通小德德之用也如川之流其行不窮大德德之體也敦厚而化人莫能測德至此則與天地同其大矣

江陵項氏曰此以下凡三章引夫子之道德以明性者之事堯舜以道言文武以事言天時水土亦然覆載言其大德錯行代明言其小德

錢唐于氏曰始也以天地辟夫子終也以夫子為天地蓋以迹而論當取天地以為喻以道而論夫子即

天地矣非復於夫子之外別有所謂天地也

嚴陵喻氏曰夫子之時去堯舜雖遠而其道常存故從而祖述祖也述也皆本之之謂也去文武爲近而其典具在故得以憲章憲也章也皆法之之謂也

新定錢氏曰祖述堯舜道統傳也憲章文武治具備也上律天時健也下襲水土順也自其日用言之則如百川之分流自其大原言之則如造化之醇厚

新定顧氏曰此道何所不育萬物雖多並得以遂其

生何相害之有此道何往不行雖事物之紛錯各行於所不得不行何相悖之有德之小者運動不息如川之流德之大者厚重不移物自爾化非天地之大何以能兼有萬象如此　此雖一章始之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之辭則猶若有意於取法繼之以辟如之辭則猶指其為相似終之以此天地之所以為大則夫子之大即天地之大考乎其辭有始終淺深之異非夫子之德然也子思子之於學者有誘進之意

初示之淺而後告之深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寛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孔氏曰發強剛毅足以有執發起也執猶斷也言發起志意堅強剛毅足以斷決事物也溥謂無不周徧博謂所及廣遠淵泉如淵言潤澤深厚如川流也

河南程氏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須是先有溥博淵泉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以時出之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聖人成德之用其效如此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者天之高明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者地之博厚也發強剛毅齊莊中正者乾坤之健順

也文理密察者天地之經緯也聖人成德固萬物皆備應於物而無窮矣然其所以為聖則停蓄充盛與天地同流而無間者也至大如天至深如淵時而出之如四時之運用萬物之生育所見於外人莫不敬信而說服至於血氣之類莫不尊親非有天德孰能配之

延平楊氏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乂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則聰明睿知人君之德也故足以有臨寛裕

温柔人之質也故足以有容發強剛毅以致果故有執齊莊中正以直内故有敬文理密察理於義也故有別臨而不容不足以得衆容而無執不足以有制執而不敬或失於自私敬而無別或無以方外非成德也德成矣故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則其大無外淵泉如淵則其流不窮淵泉言有本也而時出之則其流不息矣故民莫不敬信而説服凡有血氣之類莫不尊親則與天同德矣故曰配天

新安朱氏曰此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如天如淵民莫不敬信莫不說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又曰文理密

察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審密察故曰足以有別

臨川王氏曰聰明者先聰明於己而後聰明於天下睿則書之思曰睿知則易之知周萬物有聰明而無睿知以行則不可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獨任聰明則亂舊章矣故全此四者然後可以有臨於天下也寬則寬大裕則有餘溫則溫良柔則書之柔而立是也易曰容保民無疆是有此四者然後可以有容於

天下也發者遇事而發其端緒強者若上文強哉矯之強有執非子莫之謂若擇善而固執之之謂也中者處中道正者守之以正守正而不處中道則不可處中道而不守正亦不可二者必在相須足以有敬於天下常人論敬不過指敬鬼神敬祭祀而言未嘗有言敬天下之民此言聖人亦不敢輕天下之民也能敬於民民亦敬於上文理者人倫之理密謹嚴也察明察也雖有文理不加密察則制度文法必有亂

於天下既以謹嚴明察則足以有别於天下則天下之人亦自知有别矣溥博者廣大也淵泉者深浚也上能有此五者之德而又上下能察乎天地然須時而出之若上文君子時中又曰時措之宜是也苟時可以温柔而反用剛毅則不可時可以剛毅而反用温柔則亦不可此言中庸之道所貴者應時而已

涑水司馬氏曰此汎言聖人之德文理密察足以有别謂聖人制禮曲爲之制事爲之防可以别嫌明微

也溥博淵泉謂其心時出之謂其言行
范陽張氏曰溥博淵泉無非誠之運用於其中也時
乎溥博則涵容而不露時乎淵泉則應接而無窮故
其見也民敬言也民信行也民說為聲名也中國蠻
貊所至所覆所載所照所隊凡有血氣無不尊親是
與天地並立於兩間而造化天下矣故曰配天配非
比也並也夫敬信民説以至尊親皆誠之為用理當
如此使一有不敬不信不説不尊不親是必吾誠有

不至也蓋在我有絲毫之差則在誠有尋丈之失此君子所以慎其獨

海陵胡氏曰兼聽之謂聰善視之謂明智慮深遠之謂睿有知之謂智寛裕則不暴温柔則不猛故可涵容天下之人發謂奮發强能任事剛則不撓毅則果敢故能臨事固執而不回齊潔也莊端莊也中正則不諂足以保其敬之道文理者言動之間有文理如枝葉葩華是其文經理條貫是其理密而不洩察而

能辨君子身既文理然後從己之身觀人之身密察而不洩其機故足以有别於天下溥言溥徧博言廣博時出之者以時發見出其政教號令溥博如天高之不可窮淵泉如淵深之不可測發見於政教民皆敬之言而民皆信之行而民皆說之是以聲名洋溢莫不尊而親之

永嘉薛氏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所見不同一終廣運之德爾成配天之德則其處身接物皆

順而不妄動而愈出惟有本者能之爾天地之大何所不容何所不逮苟能此道則有不言之信無為之教聲容言動其有不格者乎此為天道之當然所謂無思不服者也此言也可以見天地可以貫金石有血氣者而能外於是乎

兼山郭氏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聖者極至之謂聖人究極乎中庸其成德之大有所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以至於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如天之

神化妙用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之變水火土石邱陵川澤草木昆蟲之化其用之自一其應之不窮如是也夫惟如是故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溥博近中時出近庸故能使民敬信說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得其尊親所以配天也

莆陽林氏曰天下之大四海之遠聖人渺然之身託於士民之上若非聰明睿知則何以臨人非寛裕温柔則何以容人發奮也強無作也剛特操也毅果敢

決斷也執有執著也齊一其志也莊儼然人望而畏之也中立而不倚也正則無邪也四者所以敬其身也文理密察精密審察也此所以別君子小人使賢不肖不至於混淆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一句見子思形容聖人極到處昧者以為聖人徒然有許多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至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而不知聖人胷中停蓄淵深渾厚有本者如是自然發得許多等事出來子思可謂善形容聖人者也

高要譚氏曰夫所謂天下至聖者其蓄養成就極大而不可度極深而不可測極大則溥博是也謂其不可度故以如天言之極深則淵泉是也謂其不可測故以如淵言之如天如淵形容之意止矣其不可度不可測之處終不可得而言其可得而言者特時出之用耳所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皆時出之用也蓋其盛德充實輝光

發越乎外見於應事而不可揜有此五者可得而言至其溥博之大淵泉之深不可以常知測度唯有如天如淵可以形容之耳唯其德之至盛如此故一行之見民莫不敬一言之出民莫不信血氣之屬莫不尊親則不特民而已禽獸蟲魚皆知所依歸矣語盛德至此非天固莫能盡其形容故止言配天不及其他至矣哉非吾夫子為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此

江陵項氏曰臨者知及之也容者執者仁能守之也

敬者莊以涖之也別動之以禮也皆自隱而費也故自天而淵自淵而見　又曰明足以照矣恐其不能容量足以容矣恐其不能執強足以執矣恐其誠意之不孚誠足以感人者恐其不周於事物之變　又曰聰明言其表睿知言其裏齊莊言其表中正言其裏寬裕言其容物溫柔言其氣味亦是表裏發強剛毅文理密察皆然　又曰此章言至聖言其德之著見於外者其費如此下章至誠言其德之根本於內

者其隱如此

東萊呂氏曰文理密察初非爲秘密之密觀察之察也謂如易傳中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等語銖分粒剖各有攸當而未嘗有割裂阬隍之病析理精微如此乃可謂之文理密察耳

錢塘于氏曰夫天下至聖必能具聰明睿知之德可以臨天下故凡寛裕温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

密察有容有執有敬有別悉本於聰明睿知以發之未有昏瞶愚昧而有此四者未有聰明睿知而不全此四者

新定錢氏曰此足以形容集大成之妙矣溥博如天大無不包也淵泉如淵澄然不動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安有許多名號溥博而已淵泉而已及其時出之則曰有臨曰有容曰有執曰有敬曰有別互見迭出變化無方參錯縱横自然中節非是聰明睿知而

下五者臨時逐項安排出來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惟至於聖方盡此妙所謂配天於是乎在非待到莫不尊親處方謂之配天也下面是其效自如此新定邵氏曰聖人者道之極也唯天下至聖則中庸之道融會於心而衆美萬善迭形於外故言其聰明睿知則洞然無蔽足以有臨焉言其寛裕温柔則恢乎不迫足以有容焉言其發強剛毅則卓乎不撓足以有執焉其齊莊中正也肅然穆然而足以有敬其

文理密察也燦然秩然而足以有别舉天下之盛德無踰此數者聖人悉兼而有之是非聖人容心於為此復用力於為彼也道體渾融全體具在隨感而應衆善自形故自其全體言之則溥博也淵泉也何善不該何美不具自其形見者言之當其有臨則為聰明睿知當其有容則為寛裕温柔以至發強剛毅也齊莊中正也文理密察也皆時出之也上章所言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正謂此也夫惟聖人

之德其大無外而溥博如天其深莫測而淵泉如淵故時而出之備道全美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者此心同此理同故也人心感孚如此則聲名聞望自邇及遠始也洋洋乎中國久也施及於蠻貊又其久也盡舟車所至之境極人力所通之處窮天覆之所及盡地載之所容凡日月照臨之下霜露飄隊之所血氣心知之屬莫不尊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謂之配天不亦宜乎聖人非蘄乎聲

名之顯赫也明效大驗自若是其不可掩也上章云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此章止云配天舉其最大者言之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五